

新刻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前集

五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目錄

前丙集

卷之一

報燕惠王書

樂毅

絕秦書

呂相

上秦皇逐客書

李斯

上太常博士書

劉歆

卷之二

上宰相書

韓愈

與孟簡尚書書

韓愈

十答張籍書

韓愈

答陳生書

韓愈

與陳京給事書

韓愈

答陳商書

韓愈

答李翱書

韓愈

請韓文公配享書

皮日休

卷之三

答草中立書

柳子厚 宗元

與韓愈論史書

柳子厚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柳子厚

答皇甫湜書

李翱

卷之四

上范司諫書

歐陽脩 洵

上富丞相書

蘇明允

上韓樞密書

蘇明允

上田樞密書

蘇明允

上劉長安書

蘇轍

卷之五

上席侍郎書

唐子西

庚

上范待制書

李泰伯

安期

答譚思順書

胡銓

答汪主簿書

胡銓

上張子韶書

楊萬里

上蘇仁仲提舉書

楊萬里

見虞彬甫書

楊萬里

卷之六

上蘇公書

晁補之

上樓內翰書

陳耆卿

上運判王司封書

劉龍雲

答徐賡書

楊廷秀

上陳丞相書

曾搏齋

卷之七

答李詡論性書

歐陽公

答橫渠張子厚書

程明道

頤

寄張欽夫書

胡仁仲

宏

答陸子靜書

朱仲晦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六

因集

書

報燕惠王書

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

可以見燕王與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略以

之義故道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

戰國策士

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

之心是猶猶此兩句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私親其

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與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

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先王之心

相歸燕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聖則之賓客之中

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唯此臣竊不自知自

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

此自謙所故受命而不辭先王

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

伯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甲兵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

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

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

南使臣於趙願及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

先王而卒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

至國齊王遁而走宮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

齊器設於亭臺西山曰大呂陳於元英西山曰故鼎反乎磨室

當此時燕王徐前立之植植於汶篁

當此時燕王徐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

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

此數所以事燕王是以受命不辭

此數所以受封是以受命不辭

此數所以受命是以受命不辭

此數所以受命是以受命不辭

此數所以受命是以受命不辭

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此以下轉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然雪此身下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奔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謹蒞此身下孽此身下平此身下日此身下調此身下度此身下區此身下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此身下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此身下王此身下以夫差比惠此身下夫差非是也賜之鵠夷而浮之江具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況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此身下曲與不敢此身下節此身下所以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誅謗隨先王之名臣之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此身下忠臣去國不繫其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此身下忠臣去國不繫其名臣絕不佞教於君子矣此身下忠臣去國不繫其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此身下唯君王之留意焉

呂相絕秦書

東萊曰 呂相絕秦書之辭於呂邑故稱呂相晉欲伐秦見得風聲氣習之變春秋以前命未嘗有不著其辭者到後來以虛言相誣亦自此始晉初間同圍鄭秦從之武有言後與晉諸侯盟是以秦曲至晉為令秦之盟而又召與之信後與晉諸侯盟是以秦曲至晉為令秦之盟而又召與之端耳見晉諸侯盟是以秦曲至晉為令秦之盟而又召與之秦許之公乃是大功也信之此是晉曲如晉和言秦不使諸侯朝秦自是文公今信是晉曲如晉和言秦不朝本不與秦而和言有大造於西此則已未有一分恩於人知言有十分別人有十八分

又曰 文章不分明指切而從容委曲辭不迫切而意已盡至惟左傳為然如當時諸國往來之辭與當時君臣相告相謀之語蓋可見矣亦是當時聖人餘澤未盡極養自別故辭氣不迫如此非后山專字言語者比

西山曰 此春秋列國往來之辭

成公十三年夏四月戊午晉侯使呂相絕秦呂相魏錡子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晉獻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

穆公夫人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也無祿獻公即世穆

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秦也又不能成大勳而為

韓之師秦伐晉于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成功而為

公躬擐甲胄跋也屨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夏商周

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

侯及秦圍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

交鄭盟伯謙言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

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有成也言晉無祿文公

即世穆為不弔戾死我君寡也我襄公送我殺地好絕我好伐我

保城殄滅我費滑伐保城誣之費滑滑國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

盟晉姓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勳文公而懼社稷之

隕是以有殺之師秦師猶願赦罪于穆公晉欲求成楚莊勿弱不

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頂命秦使闢克歸楚求成楚莊勿弱不

斯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也穆襄即世康靈即位晉襄秦康

公我之自出晉外又欲闕勳我公室徐如字傾覆我社稷帥我

整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謂秦納我是以有令狐之役秦師康猶

不檢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官剪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

戰與秦師戰于河曲秦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言康公

不復與及君之嗣也相公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撫秦

晉君亦不惠稱盟不稱晉而利吾有狄難謂晉城入我河縣

焚我箕卻夷夷我農功夷傷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聚

輔于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徵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

相伯車秦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

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秦晉為成於會于令狐不君又

不祥祥也昔棄盟誓曰狄及也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昏姻也季

衛衛而獲之納諸文公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

昏

昏

昏

昏

姻與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
是用告我言狄雖應女秦而實憎秦无信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
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穆康楚
三王成王曰餘雖與晉出入猶性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
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臆就寡人
也惟親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寡人而賜之
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寧諸侯之意以豈敢徵亂徵要
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執
事實圖利之

上秦皇書

李斯

迂齋批以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一取一廢一越一
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
之妙不在字助詞乎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繆公求士不謂前此他國事西

西陽
名譽

取由餘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來邛豹公孫支於晉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
商鞅客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
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客之計拔三川之
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城皋之險
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
雎客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
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結得道向使四君卻
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正說反說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
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大阿
之劍乘織羅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奉輕此數寶者秦不
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與五子者不產於秦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
又上面一節只是說說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

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駛駑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
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人意說耳目者必出於
秦然後可將上而反說一兩項又倒則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
縞之衣錦綉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
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鞀而歌呼嗚鳴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
鄭衛桑間昭虞象武者異國之樂也此鄭衛與鄭衛並今樂擊甕
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則觀而
已矣用而巳矣今取人則不然方正不論可否不論曲直亦秦
者去為客者逐兩句一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
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然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疆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辭土
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眾庶故能
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
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
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秦若不用此所謂藉寇兵而
齎盜糧者也此謂得士而用之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以小喻
賄士不產於秦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
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上大常博士書

劉歆

于齊批辨擊之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其善周室既
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
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
帝王之道及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
邊豆之禮埋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于暴
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

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
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
律然公卿大臣終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
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析散絕今其書
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
猶廣立於孝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
無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方兼說春秋皆起於建元之間當
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
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
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晉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
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二十九書十六篇自起頭至此
更涉及逸禮未
得全備之意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害卒之難未及施
行及春秋左氏立明所修方兼說春秋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
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
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孝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
則有魯國相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孝與此同抑而未施其
豈可輕發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
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孝者罷
老且不能究其一執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
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其而莫知其原猶欲
保殘守缺挾怨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
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孝以尚書為備謂左氏為不
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孝錯亂孝
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士與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
氏可立不遠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
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

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
非所望士君子也辨難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
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微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
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辨難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
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亡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
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辨難博曰文武之
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
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如道
行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其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五

前丙

書

上宰相書

韓愈

西山

按公三上書今獨取此以其論周公之待士反復委折可為作文之法故取耳然以公之賢而急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愈聞周公之為輔相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人皆已幸用茲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變昆虫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假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書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叔父一此不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幸用茲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虫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如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

公吐哺擗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然而已
止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闈人
辟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道故復有周公之說焉亦有闕下其古之
士三月不仕則相乎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
周不可則去之於魯於魯不可則去之於齊於齊不可則去之於
之鄭之秦之楚也精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
父母之邦矣無善故上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
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
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
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
惟少垂察焉

與子西簡尚書書

韓愈

東來批 此一語論道
看大開合口

子西

此山脫孟子是台出脫推尊字
子亦是自推尊又字也揚格

來示云口本無此二字有傳愈近少信一奉釋氏者此傳
之者一無上字矣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
無所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
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且自一無曾中無滯
礙一無帶一無六字中自以為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
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
子云丘之禱父矣是此凡君子行已立身自有法度上聖賢事業具在方冊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
內不愧心聖賢事業具在方冊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
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
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揚不為利疚假如釋
氏能與人為禍福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

彼佛者果何人哉昭云再其行事類君子邪昭云設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昭云詳又肯令其鬼行曾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昭云關鎖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亦有說昭云平孟子云天下不之揚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昭云孟幾何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將數百年昭云反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昭云見揚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昭云不得其後始除挾書之律昭云輕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士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昭云不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遂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昭云折衷轉詞意方足當通作一篇看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昭云無孟氏則皆服左袒而言保離矣昭云中乃意也解不與然向昭云無孟氏則皆服左袒而言保離矣昭云難二百來字九功如昭云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昭云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絲絲延延寢以微滅昭云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昭云釋老之害過於楊墨昭云於揚墨昭云於揚墨昭云

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上句說不似亦微
見全不似會過之意非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
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此句在
與說孟子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
其道以從於邪也呂云語壯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致去
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重校台張籍書

韓愈

東萊批

此篇節奏嚴緊
鉅叙回互分明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練語此句便拂其邪
心增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至於道者鍾浚其源導其所歸既
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造語好即況於愈者哉抑其
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辨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
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
以慮患之道微也鍾今天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聯。下及公
卿輔相融吾豈敢昌言排之哉藏擇其可語者誨之逐猶時
與吾悖其聲說說若遂成其書轉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重必且
以我為狂為惑其身之不能恤抑抑明重且且復者至此是是書於
吾何有結天子聖人也抑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
餘輔而相者周天下文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
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作長短有功下字賴其
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總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應其存也
可冀乎結今天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有餘年矣抑其植根固
其流波漫鐘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受武王周公成
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
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楊雄亦未久也叙然猶其勤若此其
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為之哉轉其為也易則其傳

也不遠警中言故余所以不敢也生下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為書轉意不為書者皆所為不得行矣全而行乎後者也言者書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為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使孟子捨我其誰之意此點化好其行道其為書其化全其傳後必有在矣應有力吾子其何遽感感於吾所為哉力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已勝者抑非好已勝也此是然雖誠有之道也若不勝則無所為道吾豈敢避是名哉以重益見得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眾人辨也有矣使事牽引以無為有因彼借此才使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為虐兮事便不是此文字所以好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豈害於道哉開事中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適思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拜

答陳生書

師錫二云陳生商

韓愈

東萊批中間四斷鋪叙齊整極好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尊榮顯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連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聾求道於盲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愈之志在古道又其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於其對焉雖然尊意不可虛辱聊為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然為眾人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不以累于其初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己而已矣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

奢於外先乎其質而後乎其文者也盡其心不奢於外不以己之
得於外者為父母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文行也後乎
其文者飲食甘旨以其外物供養之道者也誠者不欺之名也待
於外而後為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欺也果若是子之
汲汲科名以不得進為親之羞者惑也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
孝者惟義而問誠將孝於大孝愈獨守是說而侯見知焉

與陳京給事書

韓

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尋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
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夫
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則博愛其情不專愈
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
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
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慙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
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其若加其新也矣厲乎其言其若澗其窮
也矣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
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其若不察其愚也悄
乎其言其若不接於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
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

答陳商書

同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
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
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韓子十二篇齊宣王好竽南郭
中食以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
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之律呂前律歷志志陽六為
律陰六為口黃帝之所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

立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不好得而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怒不知君子必爾為不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

荅李翊書

韓

東坡集卷六

癸日公荅李翊一書或作李翊依也正元十八年陸修佐主同惟學與於禮部公以

李翊善於參用是其年登第此書其十七年所作也

子翊云

口口居仁說退之荅李翊書曰取見為文養氣妙處

有廿三日

李生足下生之書辭其高而其問何下之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于其宮也烏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意斷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斷至於古之立言者耶斷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斷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妖者其光輝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李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志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也不知其非笑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心以為喜譽之則心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塗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塗無絕其源終

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小大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退之論佛骨表其鯨魚文并言物上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肯於器則時用焉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久而為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一言之志白

請韓文公配其書

皮日休

於戲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百世可知也故孔子之封賞自漢至隋其爵不過平公侯至于吾唐乃策王號七十子之爵即自漢至隋或卿大夫至于吾唐乃封公侯曾參之孝道動天地感鬼神自漢至隋不過乎諸子至于吾唐乃旌入十哲意天地久不易矣秦則平日月久昏忽開則明雷霆久息忽震則驚雲霧久鬱忽廓則清仲尼之道不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遇于五唐万世之憤一朝而釋倘死者可作其志可知也今有人說身行聖人道口吐聖人言行如顏閔文若游夏死不得配食於夫子之側愚又不知尊先聖之道也夫孟子苟知翼傳孔道以至于文中子文中子之末降及貞觀開元其傳者滿其繼者淺或引刑名以為文或援縱橫以為理或作詞賦以為雅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文公蹴揚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止夫今之文人千百士之作釋其表觀其詞無不禪造化補時政繫公之力也公之文曰僕自度若世無孔子僕不當在弟子之列設使公生孔子之世公未必不在四科焉國家以二十賢者代用其書

垂于國胄並配享於孔聖廟堂者其為典禮也大矣美矣苟以代
用其書得不能以釋聖人之詞箋聖人之義哉况有身行其道
傳其文吾唐以來一人而已死反不得在二十一賢之列則未以
乎典禮為備伏請命有司足其配享之位則自茲已後天下以文
化未必不由夫是也

新編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二

前內集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刊諸儒批點古文集成卷之五

前丙

書

一、答韋中立書

柳宗元

守齋批

看後面三節則子厚平生用力於文字之功一
家者人人皆有經歷相各
有以頭顱與自得數月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
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為文章其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都
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
眾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
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師有師諱笑之以為狂
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季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
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情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
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孟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

也作議論論僕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大吠子以為過言
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又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之大皆蒼蒼
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
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
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出顧吠者大耳度今天下不吠
者幾人此以大比當時之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閤取怒乎僕
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
啾啾尼交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
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引類以古者重冠
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猶用心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
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
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撫謂然京兆尹鄭叔則憚然申笏却立
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為

尤 性

所不為也。前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
然有古人之形貌，雖僕敢為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手先吾子
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乘陳中所得者。
吾子苟自擇之，取其事去其非，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
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前應吾子前所欲見，吾文
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
書來言者皆太過，吾子誠非佞，其意誠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此
物用工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
道固不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
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
其於道不遠矣。自此以下皆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
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
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僂蹇而
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諫之欲其通，讓之欲其辭，激而發
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更約中存不得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此其宜也。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
也。看他下許多大字，入看參之穀梁氏以析其氣，參之子晉以暢
其文，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
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繁。只是五經用五個本字，其此吾所以旁
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即非，即有取乎抑其無取
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求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
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尔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
為外庭所笑，則幸矣。應前雪日 雁冠孔宗元復白

與韓愈論史書



格學辨難之體

柳

前獲書言史事一頁與劉秀才書及今見書彙私心甚不喜與退
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
宰相意以為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耶若果尔退之豈宜受宰相
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
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
過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
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嗚呼
則又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
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眾則又將揚揚
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
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
之為史者然亦甚感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論道直雖死不可
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首是
驕也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
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更約中存此吾所以羽翼天道也
此說雖出於道之書以求其質之詩以求其相之禮以求
其宜之春秋以求其斷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
也看他下許多大字入看之穀梁氏以斥其氣之子荀以暢
其文之莊老以肆其端之國語以博其趣之離騷以致其
幽之太史公以著其繁只是五經用五個本字其此吾所以旁
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
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
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尔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
為外庭所笑則幸矣應前雪日 雁冠元復白

與韓愈論史書



梧學辨難之體

抑

前獲書言史事不真與劉秀才書及今見書彙私心甚不喜與退
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
宰相意以為苟以史筆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
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
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
過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
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柳
則又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喝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
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眾則又將揚揚
入政事堂坐食安坐行呼喝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
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
之為史者然亦甚感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議論道直雖死不可
回也如回之莫若吸羊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首是
也力也力其時暗諂諂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
故也難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更迭
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難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惇
亂雖不為史其宗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桂浩
佑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謝左立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
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
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議論刑
禍非所恐也均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一作如此者今退
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至若其後來繼今者又所
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
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
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
則所云若若軒天地者決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

忍恣也果有志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九鬼神事
眇茫荒惑無可往明者所不道退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季如退之
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切下浪馬如退之猶
所至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証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
此而又不果其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
取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當為而不為又誘館
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柳宗元

宗元

時警深切詞氣勁發謂歸
曲盡其妙所服人處也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與邑中可與遊者遊愚溪上池西
小立坐柳下酒行甚歡坐者咸望兄不能供以為兄由服氣以來
貌如老而心少歡愉不若前去年時既言皆沮然矚矚下真見切
惻惻思有以已兄用斯術而未得路聞一日獲陽吳武陵最輕健

先作書道天地日月黃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狀出千餘字頗
甚快辯伏觀兄貌笑口順而神不借來及食時竊睨和糝雜也切
燥濕與啖飲多寡猶自若見兄陽德其言而陰黜其忠也言其非
若古之強大諸侯然資固恬力敵至則諾去則肆是不可變之尤
者也攻之不得則宜濟師今吳子之師已遭諾而退矣愚敢厲銳
擐音音擊鳴鐘鼓以進決於城下惟兄明聽之借以師討罪凡服氣
之大不可考吳子已悉陳矣乘陳而不變者無他以服氣書多美
言而以為得怕父大利則又安能弃吾美言大利而從他人之苦
言哉愚甚見論不能多言大凡服氣之可不死歟不可
歟壽歟矣與康軍歟疾癘歟若其者愚皆不言亦武陵但以世
之兩事已所經見者類之以明兄所信書必無可用愚幼時嘗嗜
音見有李操琴者不能得碩師而偶傳其譜受兒服氣元所讀
其聲以布其爪拍蚤起則嘒嘒有說說以連夜又增以脂

燭燭不足則諷而鼓諸席如是十年以為極工出至大都邑操於
衆人之座則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濁之亂而疾舒之乖歟卒大慙
而歸及年少長則嗜書又見有孝書者亦未能得禎師獨得國故
書伏而工之其勤若向之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書之工能
為若是知書者又大笑曰是形從而理逆卒為天下棄又大慙而
歸是二者皆極工而反棄者何哉無所師而徒狀其文也力其
所不可傳者卒不能得故雖窮日夜弊歲紀愈踈而不近也今兄
之所以為服氣者果誰師耶應上元所師始者獨見兄傳得氣書
於盧遵所伏讀二三日遂用之其次得氣訣於李計所又參取而
大施行焉是書是訣遵與計比日不能知然則兄之所以多者無碩
師矣誠是與向之兩事者無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遺契者家數其
齒曰吾富可待矣兄之術或者其類是歟兄之不信今使號於天
下曰孰為李睦州妾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
凡兄之交皆左袒矣則又號曰孰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氣
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則又以是號於兄
之宗族則皆左袒矣號姻婭則皆左袒矣入而號之閭門之內則
子姪親昵皆左袒矣天下之號於臧獲僕妾則臧獲僕妾皆左袒矣
出而號於素為將率胥史者則將率胥史皆左袒矣則又之天下
號曰孰為李睦州離者今欲已睦州氣術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則
凡兄之離者皆右袒矣交為客以下凡七句而離只一則利害
之原可知也並列恩離兩端有許多入友者欲友存其道客者欲
久存其利宗族姻婭欲久存其戚閭門之內子姪親昵欲久存其
恩臧獲僕妾欲久存其主將率胥史欲久存其勢去徐公之妻之
此一段文字是從都邑生口齊言離欲速去其害亦兄之為是
術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懼而欲兄速去者獨喜兄為而不已
則是背親而與離不及中人者皆知其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

者事跡彰未有人如而罕讀書者事跡晦讀之疏數在詞之高下
好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
陳壽所為况足擬望左丘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耻當
茲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才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前僕
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
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自以為能不戒者不敢為讓故欲筆
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非以為本
羣黨之所謂為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羣黨之所謂為非者僕未必
以為然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明於後貧
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炳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姦諛於既死
發潛德之幽光是翱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
足下視僕叙高懸女楊列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伯喈
仲尼有言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
比之博奕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故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
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
則曰予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哉司馬遷則曰
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
幸無怪

